首都师范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
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
(Social Sciences Edition)
2018 年第 5 期 (总第 244 期)
文学地理学研究

王勃《春思赋》"江山异国"说发微

陈允锋

摘 要: 唐高宗总章二年(669),王勃因戏为檄鸡文,被斥出沛王府,遂取道褒斜,漫游巴蜀;物色相召,江山助人,日新其业,每有一文,海内惊瞻。咏春名篇《春思赋》即完成于王勃盘桓益州九陇期间。赋中"风景同序""江山异国"云云,虽非论文,却与"江山之助"思想传统一脉相承,突出了不同地域情貌之比较所得之体验,彰显了创作情兴与当下风候景致、既往人生经历及地理空间之关系,有助于强化作品情感内涵、呈现多重时空、营造虚实相生之艺境。

关键词: 王勃;《春思赋》;旅蜀诗文;地理空间;江山之助
中图分类号:I207.2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004-9142(2018)05-0127-07

初唐总章二年(669)春,王勃为沛王府修撰,"诸王斗鸡,互有胜负",戏作《檄周王鸡文》,"高宗览之,怒曰:'据此是交构之渐。'即日斥勃,不令入府"①。是年五月,勃怀书仗剑、去洛辞秦②,"出褒斜之隘道,抵岷峨之绝径"③,踏上漫游蜀中之旅途,拓展诗文写作之新境。杨炯《王子安集序》云:"远游江汉,登降岷峨。观精气之会昌,玩灵奇之胪响,考文章之迹,徵造化之程。神机若助,日新其业。西南洪

收稿日期:2018-07-15

作者简介:陈允锋,男,福建闽侯人,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,文学博士。(北京 100081)

① 刘昫等撰:《旧唐书》卷一百九十上王勃本传,北京:中华书局,1975 年版,第 5005 页。《檄周王鸡文》原作《檄英王鸡文》,傅璇琮主编《唐五代文学编年史·初盛唐卷》"唐高宗总章二年五月"条按:"《通鉴》卷二〇〇载此事于龙朔元年九月,云勃所作乃《檄周王鸡文》。《通鉴考异》曰:'按中宗为英王时,沛王贤已为太子,当云周王。'李显封英王在仪凤二年(676),时勃已卒,故从《通鉴》作周王是。"沈阳:辽海出版社,1998 年版,第 201 页。

② 王勃著,蒋清翊注:《王子安集注》卷一《春思赋》:"仆本浪人,平生自沦。怀书去洛,抱剑辞秦。"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5 年版,第 3 页。本文所引王勃诗文,均据蒋清翊注本,为避烦冗,如无必要,不再出注;有从别本者,另行说明。

③ 王勃:《人蜀纪行诗序》,《王子安集注》卷七,第 226 页。

笔，咸出其辞。每有一文，海内惊瞻。"[①]所谓观精气、玩灵奇、考文章、徵造化，讲的都是王勃登临、游赏蜀地山川风物；"神机若助"则指王勃得江汉、岷峨之感发，物色相召，文思泉涌，宛若神助，所制诗文，不惟"日新其业"，且令"海内惊瞻"。可见，杨炯早已注意到王勃旅蜀诗文创作境界之提升与沿途胜景、地理空间变化之关系。后来者每专力探讨王勃旅蜀期间创作之成就，研究思路与杨炯大体一致：或如闻一多先生所言，重点强调王勃如何"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"，创作了《别薛升华》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一类迥别于台阁"仪式的应制"，深具"低徊与怅惘，严肃与激昂"之美的抒情诗[②]；或择取地域文化之视角，考察巴山蜀水如何感发王勃之才思，王勃又如何描写蜀中风物，进而提升诗文创作水平[③]。这些研究思路，共同说明了"江山之助"与王勃旅蜀诗文新境之关系，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。

如果更细致地研读王勃旅蜀诗文，并深入思考王勃本人对于"江山之助"这一理论之理解与实践，我们又不难发现：相沿成习之学术思路，因仅限于泛论"题材的开拓和诗歌情感的回归"、突破"宫廷诗的束缚"以及蜀中风物之于王勃诗境提升之重要性等问题[④]，故难以进一步深化王勃旅蜀诗文艺术新境以及"江山之助"这一重要理论命题之探究。有鉴于此，本文拟择取王勃旅蜀所作赋体名篇《春思赋》为讨论对象，以其中"江山异国"说为剖析重点，具体考察王勃笔下"江山"的双重内涵及其在提升诗文境界方面的重要作用。

据傅璇琮主编《唐五代文学编年史·初盛唐卷》"唐高宗咸亨二年"条[⑤]，王勃于是年(671)三月至九陇，与柳明等相游从，"所制九陇县《孔子庙堂碑文》，宏伟绝人，希代为宝。正平之作，不能夺也"[⑥]；同时，又铺采摛文、体物写志，完成了咏春名篇《春思赋》。"江山异国"这一说法，即见于《春思赋》正文开头部分："若夫年临九域，韶光四极，解宇宙之严气，起亭皋之春色。况风景兮同序，复江山之异国。感大运之虚盈，见长河之纡直。"[⑦]赋作甫一开篇，便尽展宏阔之文思，主要讲春色乍起，韶光极于四方，九域风景，同此一气，故曰"风景同序"。这是从自然季节、阴阳物序角度而言。他又提出"江山异国"说，这是承接《春思赋·序》之"悲"情而言："古人云：风景未殊，举目有山河之异。不其悲乎！"说明王勃引用古人典故，目的是抒发人生天地间之感慨，故序文复从宇宙、天地之视角，论及《春思赋》写作之缘由："仆不才，耿介之士也。窃禀宇宙独用之心，受天地不平之气……凛然以金石自匹，犹不能忘情于春。则知春之所及远矣，春之所感深矣。"所谓"远"者，乃就地域之辽阔言；所谓"深"者，乃就个体情感体验言。

欲阐释王勃"江山异国"说之具体内涵，宜先明其与《春思赋·序》所引"古人云"之关系。有论者已经指出："王勃'春思'的另一个来源是对'新亭对泣'悲情的转化和借用……王勃将晋人因被迫迁离故都的悲情，巧妙地转化为个人因被逐出长安而产生的悲戚。王勃化用新亭故事所据，是自己的遭遇与过江诸人的一个共通点，即时移势易，风光依然……他们都曾处于京城这个权力中心，却都无奈地被赶出外。"[⑧]此说法似是而非，理由有三：第一，基本事实理解有误——王勃只是被斥出王府，却并未"被逐出

① 造化，蒋清翊注本作"造作"，兹从文渊阁四库本改。"造化"与"文章"相对而言，均指宇宙自然之美丽文采，亦即李白"阳春召我以烟景，大块假我以文章"之"烟景、文章"；或如《文心雕龙·原道》篇所言"日月叠璧，以垂丽天之象；山川焕绮，以铺理地之形"之"文"。

② 闻一多：《唐诗杂论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版，第25页。

③ 此类相关研究成果，为数非少，兹撮要列举笔者所经眼者：钱学文、何承朴：《初唐"四杰"与天府》，《四川大学学报》，1980年第4期；史实：《试论王勃旅居蜀地之文》，《天府新论》，1996年第2期；彭敏、朱瑞昌、花志红：《唐代入蜀文人蜀中创作研究》第二章第二节"王勃的蜀中生活及创作"，成都：四川大学出版社，2014年版；严正道：《唐五代入蜀诗与巴蜀文化研究》第三章第三节《文化吸引：游历与观景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16年版。

④ 参见李海燕：《初唐诗的转向：王勃"入蜀纪行诗"探析》，《晋阳学刊》，2010年第6期。

⑤ 傅璇琮主编：《唐五代文学编年史·初盛唐卷》，沈阳：辽海出版社，1998年版，第213－214页。

⑥ 杨炯：《王子安集序》，《王子安集注》卷首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版，第68页。

⑦ 《王子安集注》卷一，第2－3页。引文重点号为笔者所加，下同。

⑧ 陈伟强：《"岂徒幽宫狭路，陌上桑间？"——王勃在其〈春思赋〉中的转徙流离》，《文学与文化》，2011年第3期，第35页。

长安";且王勃为沛王修撰,虽蒙爱重[①],但绝非"处于京城这个权力中心"者。第二,王勃离开京城长安,乃因个人欲宣泄仕途失意之愤懑而"观景物于蜀",属主动之选择;而晋室南渡诸人则因都城洛阳沦陷而"无奈地被赶出外",成为过江之鲫。二者之间,情势迥异,诚不宜相提并论。第三,一般而言,多以为江左诸人因感"山河之异"而对泣新亭,其内涵"大概言神州陆沉,非复一统之旧,故诸名士闻之伤心,相视流涕"[②]。王勃生当贞观、开元盛世之间,其所慨叹者,自非东晋名流神州陆沉、社稷倾覆之悲。因此,王勃"江山异国"说与"古人"所云"山河之异"究竟有何共同之处,仍值得进一步讨论。

按,王勃《春思赋序》所引"古人云",蒋清翊注:"《世说·言语篇》:'过江诸人,每至美日,辄相邀新亭,藉卉饮宴。周侯中坐而叹曰:风景不殊,正自有山河之异。皆相视流泪。'清翊曰:《晋书·王导传》作'举目有江山之异'。"可见,《世说》"风景不殊",王勃作"风景未殊";"正自有山河之异",勃作"举目有山河之异"。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看,最可注意者,乃《世说》"山河"一词,另有作"江河""江山"者。[③]文字不同,语义略异,乃至意境迥别。如李慈铭云:"案孙氏志祖曰:'《通鉴》八十七作"举目有江河之异"。胡三省注云:"言洛都游宴多在河滨,而新亭临江渚也。"解江河二字最明晰……'"[④]又如《说郛》卷二十引周密《浩然斋意抄》云:"风景不殊,举目有山河之异。此江左新亭语,寻常读去,不晓其语。盖洛阳四山围,伊、洛、瀍、涧在中。时建康亦四山围,秦淮直其中,故云耳。"[⑤]这类解释,主要涉及洛阳、建康之江河、山河等地理空间、环境特点,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言内义;而徐震堮、杨勇之笺校,则侧重于情感、心理层面,阐发地理类名词所具有的艺术功能。徐氏曰:

> 《晋书·王导传》、《通鉴》卷八九《晋纪》并作"举目有江河之异"。《通鉴》注:"言洛都游宴,多在河滨,而新亭临江渚也。"窃谓作"江河"语虽确切,而意尽于辞,情味反浅,作"山河"语势阔远,情味尤渊永,所谓"见此芒芒,不觉百端交集",正不必以彼易此也。

杨氏曰:"今按:徐说是。《伤逝》:'今日视此虽近,邈若山河。'与此意合。"[⑥]这里提到地理空间"远/近"关系问题——"近"者,眼前之山河景物;"远"者,想象或记忆中之往日山河。两者之间,一如"山河"之阻隔,绵邈辽远,以物理之距离,形容心理之距离。可见,游观者之所以产生物是人非、时过境迁之沧桑感,很重要的心理机制,就是当下所见之山河与忆想中过往之山河同时并存,虚实相映;在"今/昔"处境、地理空间的对比中,形成心理落差,激发情感波涛。江左名流对泣新亭,深感"举目有江河之异",就说明了这一点。进一步说,所谓"举目有江河之异",必定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对象相互比较中,方可得而论之。同理,王勃所谓"江山异国"之感,自然也是指两处或两处以上不同地域情貌之比较而得之体验。从这个意义上看,"江山异国"说虽非论文,其蕴涵却与"江山之助"思想传统一脉相承,兼涉现代学科意义上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心理学之双重属性。换言之,"江山异国"说作为文学地理学重要命题之一,归根究底,理应落实于文学心理学层面,方可获得更圆满、透彻之阐释。[⑦]

从《春思赋》可以看出:作为异乡人,面对蜀中春色,王勃首先通过已成过往之秦川记忆与眼下西蜀物候之对比,突出当下风物之奇异。故而,继开篇"江山异国"这一小节之后,随即描写眼前景物之"异":

> 蜀川风候隔秦川,今年节物异常年。霜前柳叶衔霜翠,雪后梅花犯雪妍。霜前雪里知春早,看柳看梅觉春好……淡荡春色,悠扬怀抱。野何树而无花,水何堤而无草。

---

① 《旧唐书》卷一百九十上《王勃本传》:"沛王贤闻其名,召为沛府修撰,甚爱重之。"北京:中华书局,1975年版,第5005页。

② 刘义庆著,刘孝标注,余嘉锡笺疏:《世说新语笺疏》卷上之上《言语第二》,第83页第【二】条注释引赵绍祖《通鉴注商》语,北京:中华书局,2011年版。

③ 参见余嘉锡笺疏:《世说新语笺疏》卷上之上《言语第二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11年版,第83页第【二】条注释。

④ 余嘉锡笺疏:《世说新语笺疏》卷上之上《言语第二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11年版,第83页注引。

⑤ 余嘉锡笺疏:《世说新语笺疏》卷上之上《言语第二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11年版,第84页注引。

⑥ 杨勇校笺:《世说新语校笺》第一册,北京:中华书局,2006年版,第81页。

⑦ 徐震堮校笺:《世说新语校笺》上册,北京:中华书局,1984年版,第51页"正自有山河之异"条注。

此中所言蜀川风候之"异"，即相对于"秦川"而言；"柳叶衔霜""梅花犯雪"，则意在突出蜀地节物之"异"[①]。这种异样感，既包含着对新奇风物之欣赏，也呈示了观察者与新奇风物之间的一种距离。王勃《春日孙学宅宴序》有言："王仲宣之登临，魂兮往矣。"讲的是王粲《登楼赋》及其"虽信美而非吾土，曾何足以少留"[②]之感慨，亦可借以说明客游他乡之感：因风物闲美而生新奇，复因终非吾土而有距离。自地理学、心理学双重角度而言，新奇感、距离感之得以发生，皆基于共有之前提：既面对当下所见蜀川景色，又同时存有想像世界里的既往空间记忆。这是《春思赋》之"思"得以展开之重要缘由。赋中屡言"思万里之佳期，忆三秦之远道""忽逢边候改，遥忆帝乡春""见原野之秀芳，忆山河之邃古""忽逢江外客，复忆江南春"，无不说明了一条道理：记忆中的地理空间及其物色，与当下风候景致一样，都是作者发兴、生思之触媒；二者交相为用，相得益彰，不仅造就了艺术世界中虚实相生的交错地理空间，且今昔往复、画面交融，共同构成了形象生动、激荡人心之艺术魅力。因此，从诗文写作实践的角度讲，"江山异国"说作为"江山之助"思想的具体表现形态之一，更强调多重地理空间、今昔物色景致在触发情兴、强化作品情感内涵、营造虚实相生之艺术境界等方面的重要作用。

据《入蜀纪行诗序》，王勃于总章二年（669）五月癸卯，取褒斜之隘道，自长安入蜀，迨弥月而臻绵州，已是初秋。咸亨二年（671）九月深秋时节，王勃自梓潼、绵州经凤州，返回长安。[③] 因此，王勃曾经两度蜀中春色。从王勃现存旅蜀诗文看，《春思赋》之前的春天之作，完成于咸亨元年往来梓州、玄武时[④]，其中涉笔蜀地物候景致者，主要体现了欣喜、新奇之心理状态，时见与物为一之精神境界。如《上巳浮江宴序》："况乃偃泊山水，遨游风月……兹以上巳芳节，云开胜地，大江浩旷，群山纷纠……林壑清其顾盼，风云荡其怀抱……飞沙溅石，湍流百势；翠崄丹崖，冈峦万色……既而游盘兴远，景促时淹。野日照晴，山烟送晚……客怀既畅，游思遄征，视泉石而如归，伫云霞而有自……"又如《圣泉宴并序》："玄武山有圣泉焉……兹乃青苹绿芰，紫苔苍蘚，遂使江湖思远，寤寐寄托。既而崇峦左峻，石壑前萦，丹崿万寻，碧潭千顷，松风唱响，竹露薰空，潇潇乎人间之难遇也……"其诗曰："披襟乘石磴，列籍俯春泉。兰气薰山酌，松声韵野弦。影飘垂叶外，香度落花前。兴洽林塘晚，重岩起夕烟。"作者遨游风月，放情山川，兴洽于林塘，神融乎泉石，其"潇潇乎人间之难遇也"之慨叹，恰足以说明所游赏之胜景，乃何等新奇卓特。[⑤] 当然，更重要的，是王勃游心于丹崖林壑、晴野碧潭，激起个体生命之情怀，了悟天人会通之至道，故曰"客怀既畅，游思遄征"；又曰"晚视泉石而如归，伫云霞而有自"。王勃在梓州所作《鄠县兜率寺浮图碑》甚至有"我辞秦陇，来游巴蜀。胜地归心，名都憩足"之语。总之，在这类诗文中，天地风物，山川林泉，已然成为作者精神家园。[⑥]

但是，正如前文所提及者，面对他乡不同往常之景致，这种"异"样之感，既包含着观物者对新奇物色的欣赏，同时也呈现了游观者与新奇物色之间的一种距离。我们考察王勃旅蜀期间所作诗文，即可发现：类似上述境界者，为数寥寥；而因"江山异国"所兴发之距离感、客居感，则更引人瞩目，也更常见。如《春思赋》曰："仆本浪人，平生自沦。怀书去洛，抱剑辞秦。惜良会之道迈，厌他乡之苦辛……比来作客住临邛，春风春日自相逢。石镜岩前花屡密，玉轮江上叶频浓。高平灞岸三千里，少道梁山一万重。

---

① 类似的例子如宋之问《始安秋日》："桂林风景异，秋似洛阳春。"张九龄《与王六履震广州津亭晓望》："景物纷为异，人情赖此同。"

② 俞绍初辑校：《建安七子集》卷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5 年版，第 104 页。

③ 参见张志烈：《初唐四杰年谱》，成都：巴蜀书社，1993 年版，第 143－145 页；傅璇琮主编：《唐五代文学编年史·初盛唐卷》"唐高宗咸亨二年"六月、九月条，沈阳：辽海出版社，1998 年版，第 215 页、第 216 页。

④ 参见张志烈：《初唐四杰年谱》，成都：巴蜀书社，1993 年版，第 130－132 页。

⑤ 这一点，《入蜀纪行诗序》即已道及："若乃采江山之俊势，观天地之奇作……天壁嵯峨而横立，亦宇宙之绝观者也。"说明王勃情之所钟，在于险峻奇绝。

⑥ 类似的思想，在王勃其他诗文中亦时有流露，如《仲氏宅宴序》："仆不幸，在流俗而嗜烟霞……盍各赋诗，放怀叙志。俾山川获申于知己，烟霞受制于吾徒也。"《怀仙·序》亦谓："客有自幽山来者，起予以林壑之事，而烟霞在焉。思解缨绂，永咏山水，神与道超，迹为形滞，故书其事焉。"又，《忽梦游仙》："仆本江上客，牵迹在方内……流俗非我乡，何当释尘昧。"

自有春花煎别思，无劳春镜照愁容……余复何为此，方春长叹息……"此间所蕴涵之"异国"感，可从两个层面分而论之。

其一，"浪人"意识。"仆本浪人"，文渊阁四库本作"仆本恨人"，蒋清翊注引江淹《恨赋》"于是仆本恨人，心惊不已"，殆欲明其句式渊源有自；又引柳宗元《李赤传》"江湖浪人也"谓："浪迹之人。"按，恨人、浪人，义皆可通。恨人，失意抱恨者；浪人，行踪无定者。王勃客游蜀中之时，既是仕途失意者，亦属浪迹江湖者。此与下文"比来作客住临邛"一语，正前后呼应。《史记·司马相如传》曰："会梁孝王卒，相如归，而家贫，无以自业。素与临邛令王吉相善，吉曰：'长卿久宦游不遂，而来过我。'于是相如往，舍都亭。"[①]勃以相如自比，即取其客居他舍、宦游不遂双重含义。当然，"浪"之为义，更能突出王勃客居蜀中之处境与心态——浪迹西南，漂泊无定，心无依归。这是"异国"感的主要成因，也是"方春长叹息"之根本心理基础。

其二，"他乡"观念。上引文字又通过两组相对的地理空间之并举，进一步彰显王勃身在蜀中、心系故园之"异国"感："洛、秦"与"他乡"相对；"石镜、玉轮、梁山"皆属蜀境，"灞岸"即王粲"南登霸陵岸，回首望长安"之霸陵，在关内道京兆府万年县东二十里[②]——南北并提，秦陇、蜀地相映照。因此，"高平灞岸三千里，少道梁山一万重"之"三千里、一万重"，既形象地显示了南北地域之空间距离，也映射出王勃与蜀地风物之心理间隔："厌他乡之苦辛""自有春花煎别思"二句，最能说明这一点。"他乡"之"他"、"别思"之"别"，都说明王勃如何情深于故地，以秦洛、灞岸之视角，看取眼前蜀中春色，具体表现了"蜀川风候隔秦川"之阻隔感。由此推展开来，我们又不难发现：自王勃踏上旅蜀之途，继而游历巴山蜀水，以迄告别蜀地而欲北归，这种"江山异国"感始终如影随形，时时呈现于诗文中。

在王勃现存入蜀纪行诗中，除个别篇章如《长柳》诗重点写沿途风物之美、忘怀羁旅之愁[③]，绝大部分作品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王勃旅程艰辛、心系故园之情感倾向。或者说，随着长安渐远而蜀川渐近，王勃"用宣行唱"之诗篇，偶见倾心沿途山水风物之高情逸兴，占据主导地位者，乃日益浓烈的乡关之思。譬如，现存王勃离京入蜀创作的第一首诗《始平晚息》，即已感慨蜀道之长远以及眷恋"长安、乡家"之情怀：

观阙长安近，江山蜀路赊。
客行朝复夕，无处是乡家。

始平在长安西，作者晚间歇息，即已生发"无处是乡家"之慨叹。此一般论家每常言及，至其慨叹之与地理空间之关系，则未遑深论、抉发。按，诗篇前二句曰"观阙长安近，江山蜀路赊"，即以远、近两处空间之映照，为末句抒情蓄积文势。若细加分析，其间可注意者有三：一是近、赊对比；二是长安、蜀路对比；三是观阙、江山对比，亦即朝廷与山林对比。总之，王勃初离长安宫阙，面对蜀道艰险迢遥，未见追赏风物之雅兴，反添眷恋观阙、难舍长安之乡心。因此，诗中所言地理学意义上的"远/近"之距离，实际上承载着心理学意义上的情之所归、心之所向——蜀道之"赊"，既指物理层面之遥远，也写心理层面之阻隔。又，长安、蜀道，两相映照，自然容易形成心理落差，积聚于胸，发而为诗，一如瀑布，动人心魄之力量，于是成焉。

随后，王勃过扶风，作《扶风昼届离京浸远》诗："帝里金茎去，扶风石柱来。山川殊未已，行路方悠哉。"前两句写一"去"一"来"："去"者"帝里金茎"，言乡国渐远；"来"者"扶风石柱"，言蜀川日近，同样是两地空间之对比。"金茎"，指用以擎承露盘之铜柱；"石柱"，石华表，亦泛指石头柱子。"金"、"石"

① 司马迁撰，裴骃集解，司马贞索隐，张守节正义：《史记》卷一百一十七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2年版，第3000页。

② 李吉甫撰，贺次君点校：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一关内道（一）京兆府："……管县十二，又十一：万年……白鹿原，在县东二十里。亦谓之霸上，汉文帝葬其上，谓之霸陵。王仲宣诗曰：'南登霸陵岸，回首望长安。'即此也。"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3年版，第3－4页。

③ 王勃《长柳》诗："晨征犯烟磴，夕憩在云关。晚风清近壑，新月照澄湾。郊童樵唱返，津叟钓歌还。客行无与晤，赖此释愁颜。"陈按，此诗写"客行"之所见，时为夜色渐临之薄暮，虽心存离乡之愁，然郊野风物闲美，足以"赖此释愁颜"。"郊童"二句，与王绩《野望》"牧人驱犊返，猎马带禽归"意趣相通，意境相近。

对比，自含宫阙、山野天壤之别；其所暗示朝廷堂皇宫殿与山间坟墓物件之比照，更易令人感慨嗟叹，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对帝里、宫阙之无限留恋。反过来说，正因为心存浓浓不舍与留恋，复易于激发同等浓烈、与漫漫前途相伴生之忧愁，所谓"山川殊未已，行路方悠哉"，即明确地体现了这一层心理——"未已"是反说，"悠哉"乃正说，正反合一，双管齐下，强化了情感表达效果。

入蜀途中，王勃又作有《普安建阴题壁》诗："江汉深无极，梁岷不可攀。山川云雾里，游子几时还。"唐时之普安，即今四川剑阁县，当时乃剑南道剑州治所，可见该诗作于既入蜀境之时。剑阁之险峻，西晋张载《剑阁铭》早已道及："岩岩梁山，积石峩峩……狭过彭碣，高踰嵩华。惟蜀之门，作固作镇。是曰剑阁，壁立千仞。穷地之险，极路之峻……"①李白《蜀道难》有"剑阁峥嵘而崔嵬"②语，另有《剑阁赋》曰："咸阳之南直望五千里，见云峰之崔嵬，前有剑阁横断，倚青天而中开……旁则飞湍走壑，洒石喷阁，汹涌而惊雷。"③岑参入剑门所作诗篇④，则弗唯状其险："双崖倚天立，万仞从地劈。云飞不到顶，鸟去难过壁"；且兼摹物候："平明地仍黑，停午日暂赤。凛凛三伏寒，巉巉五丁迹。"山高气寒，故一经此地，便"陡觉烟景殊，杳将华夏隔"。同样从物理、心理两个层面，道出了入蜀者面对异样山川所常有之"殊、隔"感。王勃行旅至此，挥笔题壁，一叹其江水深湛——"江汉深无极"，复叹其山势险峻——"梁岷不可攀"；又曰"山川云雾里"，突出了蜀地水多、山高、雾重等独特物候，既是写实，亦喻示着王勃面对异乡风候所产生的陌生、孤独、迷茫之感，故末句叹曰："游子几时还。"可见，该诗前三句虽然重点在于描写剑阁普安山川物候，但目的乃在蓄积文势，以为落句情感抒发之铺垫——强化了"游子"感，说明蜀川毕竟是他乡；最后着一"还"字，则王勃身在蜀中而情系故园之心境，灼然可见。总之，近在眼前且形诸文字之蜀地"普安"，与心向往之、隐藏于诗句背后之帝里"长安"，一实一虚，一南一北，两处地理空间相映照，共同激发了深挚之情感波涛，倾泻成诗，即"游子几时还"之慨叹。

唐高宗总章二年（669）七月，王勃长途跋涉，抵达绵州，所作《秋夜于绵州群官席别薛升华序》及《秋日别薛升华》诗亦典型体现了身处蜀中而情系故国之心理倾向。别序"他乡怨而白露寒，故人去而青山迥"之悲伤，在别诗中得到了更充分之抒写："送送多穷路，遑遑独问津。悲凉千里道，凄断百年身。心事同漂泊，生涯共苦辛。无论去与住，俱是梦中人。"所谓"他乡"，在此就是指蜀中绵州，而"青山"则指与"故人"相联系之家园、故乡，义近谢朓《游东田》"不对芳春酒，还望青山郭"⑤之"青山"。王勃诗中说"悲凉千里道"，即别序"青山迥"之意。别诗中另有"穷路""遑遑问津""漂泊"等语，则于思乡之情外，又增添了一层远离宫阙朝廷、仕途坎坷艰辛之慨叹。但无论如何，以上两层之情感，均缘于蜀地"他乡"与故园"青山"相隔千里的地理空间之比照，颇能体现王勃面对"他乡"而生之阻隔与陌生感。作者心中总是珍存着故园青山，面对"他乡"之景色而生"江山异国"之叹，固在情理中。

最后，再简略考察王勃即将告别蜀地之所作，可知他乡"异国"感依然溢于言表。王勃北归长安前，于绵竹作《绵州北亭群公宴序》⑥，其中有言："何少府故人攀桂，抚金石而论心；韩法曹新识班荆，临江湖而执手。离亭北望，烟霞生故国之悲；别馆南开，风雨积他乡之思……嗟乎！人事乖矣，江山远矣。"这里所提到的"故国之悲""他乡之思"，恰是王勃旅蜀所作诗文极为重要的情感旋律；而这一情感旋律之得以形成并贯穿始终，重要原因乃在于"故国/他乡"地理空间同时并存、相互映照，进而激发强烈之悲思。从这一意义上讲，蜀地风物固然抚慰了王勃之灵魂，但同时也触发了王勃对过往、故都、故园的深切眷恋之思；作为此一特定情感得以附着、滋长之"沃土"，故园、故都又反过来影响作者所写蜀地风物，悲

① 萧统编，李善注：《文选》卷五十六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7年版，第770－771页。

② 李白著，瞿蜕园、朱金城校注：《李白集校注》卷三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版，第199页。

③ 同上书卷一，第28页。

④ 岑参：《入剑门寄杜杨二郎中时二公并为杜元帅判官》，彭定求等编：《全唐诗》卷一百九十八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0年版，第2028页。

⑤ 谢朓著，曹融南校注集说：《谢宣城集校注》卷三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1年版，第261页。"青山"与"言归"相连，喻指故居、家园。

⑥ 该序系年据张志烈：《初唐四杰年谱》"咸亨二年辛未（六七一）"条，成都：巴蜀书社，1993年版，第144页。

思色彩往往浸染其间。王勃旅寓梓州玄武时所作《游庙山赋并序》足以说明这一点："俄而泉石移景，秋阴方积，松柏群吟，悲声四起。背乡关者，无复四时之策焉。呜呼，有其志，无其时，则知林泉有穷路之嗟，烟霞多后时之叹，不其悲乎。遂作赋曰：陟彼山阿，积石峩峩。亭皋千里，伤如之何……既而雾昏千嶂，烟浮四野。恨流俗之情多，痛飞仙之术寡。驱逸思于方外，跼高情于天下。使蓬瀛可得而宅焉，何必怀于此都也。乱曰：已矣哉，吾谁欺。林壑逢地，烟霞失时。托宇宙兮无日，俟鸾虬兮未期。他乡山水，祗令人悲！"结合全文，可知王勃此处所说"乡关"之"悲"，其内涵除了思念故园、亲友，还包括人生境遇之感慨。所谓"有其志无其时""烟霞多后时之叹"；所谓"恨流俗以情多，痛飞仙之术寡。驱逸思于方外，局高情于天下"；所谓"林壑逢地，烟霞失时，托宇宙兮无日，俟鸾虬兮未期"，等等，皆属"他乡"之"悲"之具体内涵。由此可见，蜀中风物，常常引发的，多为王勃关于人生、志向、境遇等方面的感怀，所谓"有志无时"，则与仕途坎坷相关："志"指主观之追求、抱负，"时"指客观之时运、朝政。又，《游庙山赋》篇末所言"他乡山谷，祗令人悲"八字，恰足以概括王勃旅蜀之典型心态——其一，蜀地风物固美且异，于王勃而言，毕竟地属"他乡"，说明其心之所系，仍在"故国""故乡"；其二，"祗令人悲"，说明王勃旅蜀期间虽有"在流俗而嗜烟霞""放怀叙志，俾山川获申于知己"[①]之感怀，但并不足以消除扎根于心灵深处、因仕途受挫而远离故国所产生之怨愤与悲伤。概言之，王勃在蜀之日，固曾倾心于蜀地自然景致，但更多的时候，则是情系故园、心怀魏阙——已经远离的地理空间及其情志寓托，往往成为王勃观察、体验蜀地风物之底色。以往论家谈王勃旅蜀诗文创作新境及其成因，每每片面强调蜀地山川如何助益其创作，忽略既往生命记忆、人生经历、生活空间之感发情兴功能，故简析如上，以为补白。

综上所述，可知《春思赋》之"江山异国"说，首先与蜀中险峻峰壑、新奇物候之特点相关，《入蜀纪行诗序》所言丹壑争流、青峰杂起、陵涛鼓怒、天壁嵯峨诸景象，正是感召人心、发兴起情之重要契机，王勃旅蜀诗文新境之营构，自然与此相关。其次，"江山异国"说又涉及创作主体既往生命历程得以展开之地理空间及其物色。从一般心理规律角度而言，这些深藏于忆念世界之"江山"，最易引发远游者时过境迁、今非昔比、物是人非之浩叹，同样是激发创作灵感之重要源泉，故宜视作"江山之助"这一创作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。王勃感慨"人事乖矣，江山远矣"以及表现此类情感之诗文，足以说明这一理论认识并非臆测虚谈。尤其值得注意者，乃在于王勃旅蜀诗文屡屡出现南北地域并置现象，诸如上文论及之"秦陇/蜀川""蜀道/乡家""故国/他乡""秦洛/他乡""高平灞岸/少道梁山"……如此写法，或许与六朝以来诗文讲究"辞动有配""玉润双流"[②]之骈偶思维及艺术追求有关。但即便如此，也有助于为创作者提供更为充沛之动力：在"因情生文"的基础上，深化思考，强化情思，以收"因文生情"之效[③]，原因在于现实情境之地域物色与想望或忆念情境之地理空间，两相映照，兼含今昔之对比，显示其"异"，进而形成心理之落差，鼓荡胸臆，波澜自高。创作主体因地域转徙而诗文渐臻佳境，与此心理、情感生发之规律，不无直接关系。王勃被斥出王府而旅蜀佳作惊瞻海内，李白被赐金放还而诗文情感宛若骇浪滔天，即是文学史之范例。至于多重地理空间并存于诗文作品中，更易于造就交相辉映、形象多样的艺术世界，而不同地域风物所引发之不同情感类型相互映发，恰是诗文作品动人心魄之魅力源泉。

（责任编辑：素微）

① 王勃：《仲氏宅宴序》，《王子安集注》卷七，第201－202页。

② 刘勰著，周振甫注：《文心雕龙注释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年版，第385页。

③ 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："孙子荆除妇服，作诗以示王武子。王曰：'未知文生于情，情生于文。览之凄然，增伉俪之重。'"余嘉锡《世说新语笺疏》："《文心雕龙·情采篇》曰：'夫情者文之经，辞者理之纬……此为情而造文也……此为文而造情也……真宰弗存，翩其反矣。'嘉锡案：彦和此论，似即从王武子之言悟出。"